



一力
文库

040



JANE EYRE

简·爱

难道因为我没有钱、没地位、没容貌，身材又小，你就认为我没有感情没有灵魂吗？你错了！你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我一种都不少；你的灵魂什么样我的也什么样，一点儿不比你低级！

Do you think, because I am poor, obscure, plain, and little,
I am soulless and heartless? You think wrong! I have as
much soul as you, and full as much heart!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马亚静 译

Charlotte Bronte



上海三联书店

一力文库 040

I561.44
B936-2.4

-08

JANE EYRE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马亚静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 英汉对照 / [英] 勃朗特 (C. Bronte) 著; 马亚静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1

(一力文库)

ISBN 978-7-5426-3170-1

I. ①简... II. ①勃... ②马...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H319.4 :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60243号

简 · 爱

著 者/[英] 勃朗特

译 者/马亚静

责任编辑/戴俊叶庆

特约编辑/马晓佳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5 1/16

字 数/348千字

印 张/27.75

ISBN 978-7-5426-3170-1/I · 452

定 价: 36.0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3
第四章·····	21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5
第七章·····	52
第八章·····	60
第九章·····	67
第十章·····	74
第十一章·····	84
第十二章·····	99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20
第十五章·····	132
第十六章·····	144
第十七章·····	153
第十八章·····	172
第十九章·····	185
第二十章·····	195
第二十一章·····	209

第二十二章·····	228
第二十三章·····	235
第二十四章·····	245
第二十五章·····	263
第二十六章·····	274
第二十七章·····	285
第二十八章·····	309
第二十九章·····	325
第三十章·····	336
第三十一章·····	345
第三十二章·····	352
第三十三章·····	362
第三十四章·····	375
第三十五章·····	396
第三十六章·····	406
第三十七章·····	415
第三十八章·····	434

第一章

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实际上，上午我们已经在光秃秃的灌木丛中闲逛了一个小时。但是午饭以后（在家里没有客人时，里德太太总是开饭很早），冬日凛冽的寒风刮来密布的阴云，接着就是大雨倾盆，在这样糟糕的天气下不可能再有什么户外活动了。

我却很高兴，因为我向来不喜欢长距离的散步，尤其是在阴冷的午后。在冰冷的黄昏回到家中，手脚都冻僵了，还会因为保姆贝茜的训斥而心情忧郁，因为自己身体没有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好而羞愧。那种感觉真可怕。

此时此刻，刚才提到的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都在客厅里围着他们的妈妈。她则躺在壁炉边的沙发上，身边坐着自己的小宝贝们（眼下既未争吵也未哭叫），看上去十分幸福满足。而我呢，她准许我不必加入他们了，还会说，不得不让我独自一人待在一旁她很遗憾。但是要等到保姆贝茜向她报告，或者是她亲眼看到，我确实是在认真努力养成更为随和、更为活泼可爱的行为举止——也就是更欢快、更坦白、更自然一些，否则，她不会让我享受只有快乐知足的孩子才能享受到的特权。

“贝茜说我干什么啦？”我问。

“简，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问底的人，况且，一个小孩子这样和长辈顶嘴实在让人讨厌。去找个地方待着，在学会好好说话之前，把嘴闭上。”

客厅的隔壁有一间小餐室，我溜了进去。里面有一个书架。我很快地就挑了一本书——特意挑了一本插图多的。然后爬上窗台，收拢双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下，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几乎完全拉严，把自己双重地隐蔽起来。

在我的右侧，褶皱重重的猩红色窗幔遮住了我的视线；在我的左侧，是明亮的玻璃窗，它们保护着我，让我免受十一月阴沉天气的侵害，却又没有把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在翻书的间隙，我时不时地向窗外眺望一下冬日的景色。只见远方白茫茫一片云雾，近处

则是湿漉漉的草地和被风雨袭击的灌木。一阵持久凄厉的狂风驱赶着冬季连绵的暴雨横扫而过。

我重又低下头来看书——比维克^①的《英国禽鸟史》。我一般对文字部分不感兴趣，但是有几页导言，虽说我是孩子，却也不愿意完全当做空白随手翻过去。它的内容写的是只有海鸟们栖居的“孤寂的岩石和海岬”；写到了挪威的海岸，从最南端的林纳斯尼斯^②或者纳斯，到北角^③，沿着海岸线，许多小岛星罗棋布：

那里，北冰洋掀起的巨大漩涡，
围绕着极地光秃凄凉的小岛咆哮；
大西洋的汹涌波涛，
泻入了风雨交加的赫布里底群岛^④。

还有一些地方我也不能不看，那就是书中提到的拉普兰^⑤、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地岛^⑥、冰岛和格陵兰的荒凉海岸。那里“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带和一片片凄凉广漠荒芜人烟的地区——那里储存着千百年的冰雪，千百个寒冬积聚成的坚硬的冰原，像阿尔卑斯山的层层高峰——晶莹光滑，他们包围着地极，日复一日堆积着严寒。”我对这些惨白色的区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朦朦胧胧，就像所有那些似懂非懂的概念那样，它们隐约掠过孩子们的脑海，但却又出奇地生动。导言中的这几页文字，与后面的小插图都是有关系的，使得那些孤立浪花飞溅、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礁石，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以及从云缝间俯视沉船的像幽灵般冷漠的月亮，都显得意味深长了。

① 比维克 (Thomas Bewick, 1753—1828)，英国画家、木刻家、博物学家。

② 林纳斯尼斯，又名纳斯，在北海，是挪威南部的一个海角。

③ 北角，在挪威北部马格吕岛北端。

④ 这是苏格兰诗人汤姆逊 (James Thomson, 1700—1748) 所著《秋天》一诗中的诗句。赫布里底群岛，在英国苏格兰西部，被小明奇海峡分为内赫布里底群岛 (Inner Hebrides) 和外赫布里底群岛 (Outer Hebrides)。

⑤ 拉普兰，北欧一地区，这里指的是拉普兰人居住的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北部和俄罗斯的科拉半岛。

⑥ 新地岛，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海岸外，由南北两岛组成，在巴伦支海和喀拉海之间。

我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萦绕在墓地上：那里有刻有铭文的墓碑、一扇大门、两棵树、低低的地平线、衰败的围墙。还有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正是黄昏时分。

两艘轮船停泊在水波不兴的海面上，我觉得它们好像是海上的鬼怪。

魔鬼从背后按住窃贼的背包，那情景实在可怕，我赶快翻了过去。

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独踞于岩石之上，远远望着一大群人围着绞架，也同样可怕。

每幅画都在讲述一个故事，由于我理解力不足，欣赏水平也有限，它们往往显得神秘莫测，但仍旧颇感兴趣，就像在某些冬夜，贝茜碰巧心情不错时讲述的故事一样。那时， she 会把熨衣桌搬到育儿室的壁炉旁边，让我们围着它坐好，她一边熨里德太太的蕾丝装饰，把她睡帽边缘烫出褶皱来，一边让我们迫不及待地听着她讲的一段段爱情和历险的故事。她的这些片段都来自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更古老的歌谣，或者是我后来的发现，来自《帕梅拉》^①和《莫兰伯爵亨利》^②。

我把比维克的书放在膝上，觉得很快乐，至少是自得其乐。我最担心的是有人来打搅，但打扰偏偏来得很快。餐室的门开了。

“嗨，忧郁小姐！”约翰·里德大喊着，接着停下了，显然他已经发觉房间里空无一人。

“见鬼，她去哪儿了？”他接着喊。“丽茜^③！乔琪^④！”（喊着他的姐妹）“琼^⑤不在这儿，告诉妈妈她跑到雨地里去了——坏东西！”

“幸好我拉上了窗帘，”我想。我真希望他发现不了我的藏身之处。约翰·里德自己是发现不了我的，他眼不尖，头脑也不灵敏。但是伊丽莎刚在门口探头一望，就立刻说：

①《帕梅拉》，英国作家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作品，是一部书信体小说。

②《莫兰伯爵亨利》，韦斯利（John Wesley）根据爱尔兰小说家和剧作家布鲁克（Henry Brooke）的小说《显赫的傻瓜》（*The Fool of Quality*）删节而成的一部畅销书，首次出版于1781年。

③丽茜，伊丽莎的昵称。

④乔琪，乔治亚娜的昵称。

⑤琼，简的别称。

“她在窗台上，肯定没错，杰克^①。”

我立即走了出来，因为一想到要被这个杰克硬拖出去浑身就开始发抖。

“什么事？”我既尴尬又害怕。

“要说‘什么事，里德少爷？’”他说，“我要你到这里来。”他在扶手椅上坐下，打了个手势示意我到他面前去。

约翰·里德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比我大四岁，因为我才十岁。以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又大又胖，皮肤发暗，一副病态。宽脸盘，粗线条，胖胖的四肢，手脚都很大。还喜欢暴饮暴食，结果肝火很旺，目光迟钝，两颊松弛。现在，他本应该待在学校里，可是他妈妈把他接回家住一两个月，说是“身体虚弱”。但他的老师迈尔斯先生却断言，如果家里少送些糕点糖果去，他会什么都很好的。但是他的母亲不能接受这么粗暴的意见，而倾向于一种更体面的想法，认为约翰之所以脸色不好，是因为是过于用功，或者是想家造成的。

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而对我更是厌恶。他欺侮我，虐待我，不是一周两三次，也不是一天一两次，而是经常如此。我的每根神经都怕他，只要他一靠近我，我骨头上的每块肌肉都会收缩起来。有时我会被他吓得手足无措，因为面对他的恐吓和欺侮，我无处哭诉。佣人们不愿站在我一边去得罪他们的少爷，而里德太太则装聋作哑，仿佛她从来没有见过他打我骂我，尽管他动不动就当着她的面这样做，当然，背着她的时候不用说就更多了。

我已经习惯对约翰逆来顺受，走到他椅子前。足有两三分钟，他拼命向我伸着舌头，就差没有绷断舌根。我知道他马上就会动手打我了，一面担心挨打，一面打量着这个就要动手的人的那副令人厌恶的丑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我的脸上看到了这个想法，反正他二话没说，突然朝我使劲打过来。我一个踉跄，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才站稳身子。

“这是对你的教训，谁叫你刚才那么无礼跟我妈妈顶嘴，”他说，“谁叫你鬼鬼祟祟躲到窗帘后面，谁叫你两分钟之前眼里那副神气，你这只耗子！”

我已经习惯约翰·里德的辱骂，从来不愿去理睬，一心只想着

① 杰克，约翰的昵称。

如何去忍受辱骂以后必然而来的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看书。”

“把书拿来。”

我回到窗前把书拿过来。

“你没有资格动我们的书。妈妈说，你靠别人养活，你没有钱，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你应当去讨饭，而不该和我们这样体面人家的孩子一起生活，不该和我们吃一样的饭，穿妈妈花钱买来的衣服。现在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乱翻我的书架的后果。这些书都是我的，连整座房子都是，或者说过几年就是了。滚，站到门口去，别站在镜子和窗子前。”

我照他的话做了，起初并不知道他的用意。但一看到他把手举起，站起身子要朝我扔过来的架势时，我本能地发出一声惊叫，往旁边一躲。但已经晚了，书已经扔过来，打中了我。我跌倒了，头撞在门上磕破了。伤口开始流血，疼痛难忍；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超过了极限，被其他情感所代替。

“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坏孩子！”我说。“你像个杀人犯——你是个奴隶监工——你像罗马的暴君！”

我读过哥尔德斯密^①的《罗马史》、对尼禄^②、卡利古拉^③等人物已有自己的看法，并暗暗作过一些对比，但绝没想到竟然会如此大声地说出来。

“什么！什么！”他嚷起来。“她竟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伊丽莎、乔治亚娜，你们听见了吗？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妈妈？不过我得先——”

他向我直冲过来，我只觉得他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他和一个不顾死活的人扭打在一起了。我发现他真是一个暴君，一个杀人犯。我觉得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感到一阵剧痛。这些感觉压倒了恐惧，我发疯似的与他打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双手究竟干了些什么，只听见他骂我“耗子！耗子！”一面大声号叫。

① 哥尔德斯密 (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英国作家。

② 尼禄，罗马皇帝，专横残暴，先后处死其母、其妻。

③ 卡利古拉，罗马皇帝，专横残暴，处决将他扶上皇位的禁卫军长官，屠杀犹太人。

他的帮手就在身边，伊丽莎和乔治亚娜早已经跑出去搬救兵了。里德太太本来在楼上，她来到现场，后面跟随着贝茜和女佣艾博特。我们被拉开了，我只听到她们说：

“哎呀！哎呀！这么大的脾气，敢打约翰少爷！”

“谁见过发这么大脾气的！”

里德太太接着说：

“把她带到红房子里关起来。”立刻有两双手按住了我，把我推上了楼。

第 二 章

我一路反抗，这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这大大加深了贝茜和艾博特小姐对我的厌恶。我确实有点儿难以自制，或者如法国人所说，失常了。我知道，一时的反抗会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惩罚。因此，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我在绝望中下定决心，决计不顾一切了。

“抓住她的胳膊，艾博特小姐，她像一只发了疯的猫。”

“真丢脸！真丢脸！”这位女主人的侍女叫道，“多可怕的举动，爱小姐，居然打起小少爷来了，他是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

“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仆人吗？”

“不是，你连仆人都不如。你白吃白住，什么也不干。好啦，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你自己干的坏事。”

这时候她们已经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个房间，把我按在一张凳子上，我禁不住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但立刻又被两双手按住了。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在地坐着，我们就得把你绑起来了，”贝茜说，“艾博特小姐，把你的吊袜带借给我，我那副肯定会被她一下子绷断的。”

艾博特小姐动手从她粗壮的腿上解下要用的带子。捆绑前的准备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加倍的羞辱，使我激动的情绪稍稍得到了缓解。

“不要解了，”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

作为保证，我双手紧抓着凳子。

“记住别动。”贝茜说。当她确信我真的平静下来了，就放开了我。然后她和艾博特小姐抱着胳膊站在那儿，沉着脸，不放心地瞪着我，仿佛不相信我的神经还是正常似的。

“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呀。”最后贝茜转向阿比盖尔^①说。

① 阿比盖尔，英国剧作家波蒙和弗莱契所著《傲慢的贵妇人》中的一个典型的贵族使女形象。

“不过这种根性她一直都有，”对方回答，“我经常和太太说我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她真是一个狡猾的小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姑娘，有这么多鬼心眼的。”

贝茜没有说话，但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小姐，你应该明白，你受了里德太太的恩惠，是她养着你的。如果她把你赶走，你就得进贫民院了。”

对于她的这番话，我无话可说，因为这听起来并不新鲜。事实上，我生活的最早的记忆中就包含着类似的暗示。靠别人养活，这种责备在我的耳朵中已经成了含义模糊的老生常谈：让人痛苦难忍，但我又似懂非懂。艾博特小姐接着说：

“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让你和里德小姐和少爷一起长大，就以为自己与他们平等了。他们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而你却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得学着谦恭些，尽力去讨好他们。”

“我们这么说，都是为了你好，”贝茜补充道，口气并不严厉，“你应该学得有用一点，讨人喜欢一点，那样也许还可以在这儿住下去。如果你一味倔强，动不动就使性子，那么，我敢说，太太肯定会把你撵走的。”

“再说，”艾博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也许会在她乱发脾气的时候，把她处死，到时候她能上哪儿呢？来吧，贝茜，咱们走吧，别管她。反正我是没有办法得到她的好感的。爱小姐，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做做祈祷吧。如果你不忏悔的话，说不定有个邪恶的东西会从烟囱里进来，把你带走。”

她们走了，关了门，还上了锁。

红房子是个空房间，很少有人在这儿过夜。其实，也可以说，从来没有。除非偶尔盖茨黑德府上来了一大批客人，有必要动用全部房间时。但它却是整座房子里最宽敞、最富丽堂皇的了。正中间摆放着一张由很粗的红木柱子支撑起来的床，罩着深红色的锦缎帐幔，像一个帐篷。屋子里还有两扇大窗户，但是窗帘总是紧闭，被同一色帷幔布制成的流苏遮得严严的。地毯是红的，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深红色的台布，墙是柔和的淡褐色，略带粉红。衣橱、梳妆台和椅子都是乌黑发亮的红木做的。床上堆着层层褥垫和枕头，上面铺着雪白的马赛布床罩，在周围深色调陈设的映衬下，白得耀眼。几乎同样显眼的是床头一把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一样的白色，前

面还放着一只脚凳，在我看来，它像一个苍白的宝座。

屋子里难得生火，所以很冷；因为离育儿室和厨房都很远，所以很静；又因为谁都知道很少有人进来，所以显得庄严肃穆。只有女佣每逢星期六到这里来，把一周内静悄悄落在镜子上和家具上的灰尘抹去。还有里德太太本人，隔很长时间才来一次，查看一下衣橱里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那里面存放着各类羊皮纸文契，她的首饰盒，还有她已故丈夫的肖像。这最后一点就是红房子的神秘和魔力所在，使得它虽然富丽堂皇，却分外凄凉。

里德先生已经过世九年了，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也是在这里入殓的，殡葬工从这里抬走了他的灵柩。从此之后，这里便始终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祭奠氛围，所以很少有人进来。

贝茜和刻薄的艾博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在靠近大理石壁炉的一条软垫矮凳上。我面前就耸立着这张床，我的右面是黑沉沉的衣橱，柔和斑驳的反光使橱壁板的光泽摇曳变幻。我左面是关得紧紧的窗子，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大镜子，映照出床和房间的空旷和肃穆。我不能肯定她们是否把门锁上了，等我敢走动的时候，就起来去看。哎呀，真锁上了，比牢房锁得还紧。走回原处时，必须经过那面大镜子。我的目光被吸引着不由自主地向镜中去看个究竟。在虚幻的映像中，一切都显得比现实中更冷漠，更阴沉。里面那个陌生的小家伙直瞪着我，苍白的胳膊和脸上都蒙上了斑驳的阴影，在一切都凝滞时，只有那双惊惶发亮的眼睛在转动，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幽灵。我觉得它就像那种半神半妖的小精灵，贝茜在夜晚的故事中讲过，它们从沼泽地带山蕨丛生的荒谷中冒出来，出现在迟归的旅行者眼前。我回到了我的矮凳上。

那时我真有点迷信了，不过还没有到完全听凭它摆布的程度，我依然热血沸腾，反叛奴隶的那种情绪依然激励着我。要我在可怕的现实面前低头，就得首先克制住自己不再去回忆那些如潮的往事。

约翰·里德的专横霸道，他姐妹们的高傲冷漠，他母亲的憎恶，仆人们的偏心，像一口混沌的井中黑色的沉淀物，在我混乱的脑海不断翻滚着。为什么我总是受苦，总是遭人白眼，受人欺侮，受到责备呢？为什么我永远不能讨人喜欢？为什么我竭力想赢得别人的好感，却总是徒劳呢？伊丽莎自私任性，却受到尊敬；乔治亚娜脾气被惯坏了，尖酸刻薄，而且强词夺理，盛气凌人，偏偏得到所

有人的纵容。她的美貌，她红润的面颊，金色的髻发，使得她人见人爱，不管有什么错都可以得到原谅。至于约翰，没有人敢顶撞他，更不用说受到惩罚了，尽管他扭断鸽子的脖颈，弄死小孔雀，放狗去咬羊，摘掉温室中的葡萄，掐断暖房珍贵花木的嫩芽。有时还叫他母亲“老姑娘”，还骂她皮肤黑，尽管他的皮肤也是一样黑。他蛮横，不听她的话，经常撕破她的丝绸服装，而他却依然是“她的心肝宝贝”。而我不敢犯一点错，尽力把每一件事做好，不敢有丝毫闪失，别人却还是说我淘气、讨厌、阴险、鬼鬼祟祟，从早上说到下午，从下午说到晚上。

我被他打倒，头还在疼，还流着血。约翰蛮横地打了我，却没有人责备他，而我不过为了免遭进一步无理殴打，反抗了一下，便受到了众人的指责。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我的理智呼喊着。在痛苦的刺激下我的理智变得早熟，化作一种短暂的力量。而同样被激起来的决心也在怂恿着我采取某种不寻常的办法来逃脱这难以忍受的压迫——比如逃跑，或者不行的话，就不吃不喝，活活饿死。

在那个阴沉的下午，我心里多么惶恐不安！我的整个脑子乱成一团，我的整颗心在反抗：然而那场内心斗争又显得多么茫然，多么无知啊！我无法回答心底那不断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我要如此受苦？如今，在相隔——我不愿说隔了多少年以后，我才完全明白。

我在盖茨黑德府上格格不入。在那里我和谁都不像。和里德太太、她的孩子、她赏识的仆人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他们不爱我，说实在的，我也一样不爱他们。他们没有必要热情对待一个与自己合不来的家伙，无论是个性、地位，还是爱好都和他们相反；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毫无用处的家伙，既不能给他们提供帮助，也不能给他们增添欢乐；我是一个讨厌的家伙，对他们的虐待越来越憎恨，对他们的想法越来越不屑一顾。我明白，如果我是一个乐观开朗、聪明伶俐、无忧无虑、漂亮顽皮的孩子，即使同样是寄人篱下，同样是无亲无故，里德太太也会对我的处境更加宽容忍耐，她的孩子们也会对我亲切热情一些，佣人们也不会动辄在育儿室把我当做替罪羊了。

阳光开始从红房子里退去，已经四点多，阴沉的下午正在变为凄凉的黄昏。我听见雨点仍不停地敲打着楼梯的窗户，狂风在屋后的树丛中怒号。我渐渐地冻得像块石头，勇气也随之消失了。我

惯有的自卑心理、自我怀疑和孤独沮丧的情绪，像凉水一样浇灭了我越来越弱的怒火。大家都说我坏，也许我真的不好吧。我刚才不是还想着饿死自己吗？这当然是一种罪过。而我该不该死呢？或者，盖茨黑德教堂圣坛下的墓穴是个令人向往的归宿？听说里德先生就被埋葬在那样的墓穴里。这一念头又勾起了我对他的回忆，而且越想越害怕。我已经记不起他了，只知道他是我的舅舅——我母亲的哥哥——他收养了我这个襁褓中的孤儿，而且在弥留之际，要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做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里德太太也许认为自己是遵守诺言的，我敢说在她的天性允许的范围内，她确实是这样做的。可是她怎么能真心喜欢一个丈夫死后就和她毫无关系的人呢？她为了勉强做出的保证而不得不去当一个她无法喜爱的孩子的母亲，眼看着一个趣味不相投的外人永远硬挤在自己的家人中间。对她来说，这肯定是件最恼人的事情了。

我忽然有了个奇怪的想法。我不怀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里德先生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定会待我很好。此刻，我坐在这里，打量着白色的床和昏暗的墙壁，不时还用经不住诱惑的目光瞥一眼隐隐发亮的镜子，不由得想起了关于死人的种种传说。据说由于人们违背了他们临终的嘱托，他们在坟墓里也不安宁，便重回人间，惩罚不遵守誓言的人，为受害者报仇。我想，里德先生的幽灵为外甥女的冤屈所动，会离开他的住所，不管那是教堂的墓穴，还是死者居住的无人知晓的世界，来到这间房子，站在我面前。我抹去眼泪，忍住哭泣，担心号啕大哭会惊动什么不可知的声音来安慰我，或者在昏暗中召来某些带光环的面孔，带着怪异的怜悯表情俯身看着我。这个想法，从理论上来说会令人感到安慰，但如果真的实现了却十分可怕。我竭力不去想它，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甩开，抬起头来，大着胆子环顾了一下漆黑的房间。就在这时，墙上闪过一道亮光。我问自己，会不会是一缕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了进来？不，月光是静止的，而这道亮光却是流动的。我正看着时，它滑到了天花板上，在我头顶上抖动起来。现在我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那很可能是有人提着灯笼穿过草地时射进来的光。但那时，我脑子里只想到恐惧的事，我的神经也由于激动而极其脆弱，我认为那道飞快掠过的光，是某个幽灵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先兆。我的心怦怦乱跳，头发晕，耳朵里充满了一种声音，我以为是翅膀的拍击声，

好像什么东西已经逼近我了。我感到压抑，感到窒息，再也忍不住了。我冲向门口，不顾一切地拼命摇着门锁。外面走廊上响起了飞奔而来的脚步声，钥匙转动了，贝茜和艾博特走进房间。

“爱小姐，你不舒服吗？”

“多可怕的声音！简直钻到我的心里去了！”

“把我带出去！让我到育儿室去！”我喊道。

“怎么了？你受伤了吗？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啊！我看到了一道光，我想一定是鬼来了。”这时，我拉住了贝茜的手，她没有抽回去。

“她是故意乱叫的，”艾博特厌烦地说，“而且叫得那么凶！如果她真有那么大的痛苦，倒还可以原谅，可她只不过要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我知道她那套鬼把戏。”

“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道。里德太太从走廊里走过来，松开的帽带飘动着，长衣沙沙作响。“艾博特、贝茜，我想我吩咐过，让简·爱待在红房子里，直到我自己来看她。”

“简小姐叫得那么响，夫人。”贝茜辩解道。

“别管她。”这是唯一的回答。“松开贝茜的手，孩子。你尽可放心，靠这些办法，是出不去的，我讨厌耍花招，尤其是小孩子，我有责任让你知道，鬼把戏不管用。现在你要在这里多待一个小时，而且只有你完全顺从，安静下来，才会放你出来。”

“啊，舅妈，可怜可怜我吧。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用别的办法惩罚我吧！我会吓死的，如果——”

“住嘴！这么闹嚷嚷讨厌透了。”她无疑就是这么感觉的。在她眼里我是个早熟的演员，她从心底认为，我是个本性恶毒、心灵卑劣、为人阴险的货色。

贝茜和艾博特退了出去。里德太太对我疯也似的痛苦号叫很不耐烦，不想再和我多费口舌，猛地把我往后一推，锁上了门。我听见她匆匆走开了；她走后不久，我大概经历了一阵痉挛，昏了过去，结束了这场吵闹。